

找记者 上壹点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1月11日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 美编：
向平红

[闻红说红楼]

喜欢吃螃蟹的，是什么样的人

□ 闻红

史湘云是一个热情的女孩子，有次她到荣国府来，听到大家结诗社，立即激动得不行，表示要先做个东道，邀上一社。

注意这“东道”二字，大抵和消费有关。所以她回到暂时下榻的薛宝钗的居处蘅芜苑，和宝姐姐商议时，怎么都不妥当。不妥当的缘故呢，是因为她没钱。

宝姐姐说，你一个月通共就那几串钱，你还不够盘缠呢。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，你婶子听见了，越发抱怨你了。

湘云听她说的是，也踌躇起来。宝姐姐就给她出了个主意，说她家当铺里有个伙计家田上出很好的肥螃蟹，不妨在大观园摆个螃蟹宴，“现在这里的人，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，有一多半都是爱吃螃蟹的……”

请勿将这句话忽略，为什么老太太爱吃螃蟹？为什么园里的人也爱吃螃蟹，这只是口味上的巧合吗？

当然，可能有人会说，谁不爱吃螃蟹呢？这世上有不爱吃螃蟹的人吗？

还真的有。有许多次，在饭局上，你都能看到一大盘金灿灿的螃蟹端上来，满桌人都发出小小的欢呼时，总会有那么一两位，端然微笑，待到螃蟹转到面前，再解释，自己从来不吃螃蟹，剥不好，嫌麻烦。

螃蟹确实不好剥，对于现实主义者，这是个问题——根据我的观察，不爱吃螃蟹的人，大多做人踏实，是靠谱的朋友、家人和工作伙伴，通常没什么幺蛾子。

但对于浪漫主义者，这种不好剥却正是螃蟹的妙处，需要掰，需要剪，需要嗑，需要剔，这些复杂的环节，拖长了进餐的节奏，趣味与风雅都从时间的缝隙里生出——浪漫主义者的时间，像奇石，是要有很多孔窍的，他们在这孔窍里听风声雨声。

那句话说得好，你吃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爱吃螃蟹的老太太和园里一多半的人都是浪漫主义的。

不难看出，到这里，宝钗对贾母的了解有了深入，她初来乍到时，以为贾母就是个喜欢吃甜烂之物爱听热闹戏文的老太太，贾母也很捧场地做欢喜状。事实上，贾母更爱《牡丹亭》《西厢记》里的文戏，太热闹的戏，比如讲述《赵氏孤儿》的《八义》，她和宝玉一样都嫌太热闹，吵得头疼。她还喜欢远远地借点水音听曲，喜欢下雨下雪。

她也没那么爱吃甜烂之物，鸭子肉粥她嫌油腻，枣子熬的粳米粥，她嫌太甜，倒是杏仁茶还比较合她心意。她的侄孙女史湘云和宝玉烤鹿肉，贾母也闻风而至，虽然不能跟这些年轻人一起撸串，也还是撕了一点糟鹌鹑的腿子，算是应了景。

朴实的人最爱家常菜，像贾母以及大观园里一大半的人，在饮食上绝不肯走寻常路。

这顿螃蟹宴，还钓出了某些隐藏人格，有些人看上去并不怎么浪漫或真性情，吃起螃蟹也就现了原形。

比如说一向最为妥帖的平儿，也只有在螃蟹宴上，会抹凤姐满腮蟹黄，虽然是不小心，但不小心这几个字，在平

儿的字典里一向是不存在的。比起平时，已经算是放肆，但真正放得开还是跟凤姐回去她又独自转来时。

说是帮凤姐拿螃蟹的，李纨留她喝酒，她也就留下来了，开始还有点小心，喝上两口之后，凤姐叫人来劝她少喝，平儿满不在乎地笑：“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只管喝，又吃螃蟹，她以前也跟凤姐对过嘴，但几时在公开场合如此放肆。

凤姐叫平儿来拿螃蟹这个细节也有意思，刚才大家吃得一团高兴时，凤姐忙着给别人剥蟹肉，先是敬薛姨妈，因为她是客人，薛姨妈不像她姐姐王夫人总是端着，是个有点情趣的人，说：“我自己掰着吃香甜，不用人让。”凤姐就奉给贾母，然后再剥，给宝玉。

同时还要注意让人把酒烫得滚热拿来，再叫小丫头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，预备着这老老小小吃完洗手。

吃螃蟹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啊，哪能兼顾这么多。贾母的丫鬟鸳鸯也给她派差使，说：“二奶奶在这里伺候，我们可吃去了。”工作量这么大，吃得这么少，要是不回头再叫人拿几个在家里消消停停地吃，还有天理吗？

让人同情的是黛玉，吃一点夹子肉心口就微微地疼，她的本性应该是爱吃螃蟹的，就像湘云宝玉他们撸串时，宝琴嫌脏，宝钗说：“你林姐姐弱，吃了不消化，不然她也爱吃。”宝钗真的很懂黛玉了。

宝琴听说偶像黛玉爱吃，原本嫌脏也变成真香了，喜欢一个人，连她的口味都要跟随。

黛玉的矜持戒备，也是跟她的身体有关。湘云打小没了爹娘，比黛玉还要命苦，但她身体好啊，身体才是我们自己的小世界，身体之外，皆是异域。若是黛玉有个好脾胃，没准儿也自有一种洒脱奔放，看她给香菱讲诗那一回就知道了。

书里没写宝钗吃螃蟹，她应该是不爱吃的，或者，她对于食物，原本就没有多少特别的喜好。王夫人也参与了，也没见她吃，不但不吃，还要劝贾母打住。这也原是她的职责所在，在大户人家当媳妇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各种内忧外患，即便她本来不是现实主义者，也得现实起来，何况她本来就是，连丫鬟都喜欢“笨笨”的，对于螃蟹这种刁钻的食物想来不会太感兴趣。

我自己很爱吃螃蟹，倒不是因为这种行为风雅，而是慢慢地剥螃蟹时，总有一种很舒服的怔忡，灵魂出窍，今夕何夕，好像自己能够对时间叫停似的。有了娃之后，首先要剥给他吃，才懂得王熙凤真的不易，能给人剥螃蟹，真的是真爱了，成天干这种苦差事，收入还比李纨少，真的说不过去啊，难怪王熙凤私下里要做点理财。

一顿螃蟹宴，吃出各种性情，有天性爱吃的，有借吃螃蟹释放天性的，有想吃不敢吃的，有在外面吃不好要拿回家吃的，有真的就不爱吃的……端的是风情万种，而这，要归功于宝姐姐的好主意。所以，每每听到有人责怪她帮湘云办这个螃蟹宴是收买人心外给自己拉票，就有点恐惧，一旦没有主角光环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诛心，活在这世间，实在是危险。

【巴金在山东】

两游大明湖

□ 高军

巴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曾两次游览大明湖。由于当时他带着任务来山东开展工作，是来去匆匆到大明湖的，随后又去苏北，再接着去抗美援朝战场，所以并没有留下描写大明湖的文字，这固然让我们感到遗憾，但弄清楚巴金游览大明湖的过程，对于当地的文化积淀也有重要意义。

那是1951年初秋，中央人民政府派出老根据地访问团走访、慰问革命老区人民，巴金担任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来到山东，主要是去沂蒙山区的沂南县深入农村开展工作，在济南的三次逗留主要是开会、汇报、总结等。

巴金来到济南的第三天，是7月28日。上午他忙着召开访问团团委扩大会议，由于有很多工作需要安排，具体环节也需要周密考虑，这个会开的时间比较长，直到12点才结束。中午他和老友朱梅到聚丰德饭庄吃饭。下午的时间比较宽裕。当地的作家对巴金很尊重，也很热情，大家决定陪着访问团一行中的文艺界朋友出去走走，看看当地的风景，让他们放松一下。下午4点，刘知侠、陶钝、臧云远三个人来到住处接大家。刘知侠是济南市文联主席、省文联编创部部长、秘书长、党组成员，刚发表了产生巨大影响的短篇小说《铺草》，正在创作《铁道游击队》；陶钝作为山东省曲艺协会、山东省文联的领导，这次要陪同巴金一行到沂蒙山区，他是写过长篇唱本《杨桂香鼓词》、长篇小说《为了革命的后代》和《上升》、《黄婕》、《麦黄杏》等短篇小说的曲艺研究家、作家；臧云远是“左联”成员，编过杂志，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出版诗歌、剧本、文艺理论、译著多种，时任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教授兼艺术系主任。巴金对他三个人的到来很高兴，他们简单协商后，决定用晚饭前的这段时间去大明湖游览一下。于是他仨带领巴金一行向大明湖走去。

大明湖是泉城济南的一颗明珠。这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五，初秋的济南天气还是很热的，他们选择这个时段来游览就好多了。特别是到湖边，水簇波纹，吹面而来的风也多了一丝凉爽。水中倒映着湖南岸的山影，增添了景色的层次感。陪同的人解释说：“这就是刘鹗《老残游记》中描绘的佛山倒影。景美，刘鹗写得也美。”在汇波楼驻足的时候，只见柳丝飘荡，夕阳返照，芰荷红艳，舟棹唱晚，四周景物橘红，相错如锦，有人笑说：“我们看到的就是济南八景之一的汇波晚照呢。”巴金他们缓缓前行着，一一欣赏着。整个游览过程中，巴金看得很仔细，听得认真。由于心情大好，傍晚他们在大华饭店吃饭的时候，巴金喝下了四五杯葡萄酒。

巴金第二次游大明湖是8月24日。20日晚上巴金已从沂蒙山区回到济南，忙着整理走访座谈材料，准备总结在山东开展的工作，24日晚上就将奔赴苏北革命根据地走访了。24日上午在省政府召开全体人员大会，散会后已经是10点多，巴金他们又去了大明湖。

这次游览是省里安排的，由省政府副秘书长谢辉陪同，一路看醴泉、趵突泉、金线泉、黑虎泉、古物陈列馆，然后在大明湖边坐上船，登上湖心岛。在历下亭前，巴金指着亭前楹联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对谢辉感谢说：“杜甫的诗句，称赞山东人才荟萃，人文会集。通过一路走访座谈和参观访问，我们对山东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，在革命老区学到很多东西，也深受教育。”最后，巴金又借用明末济南诗人刘敕《历下亭》中的两句诗说道：“‘不见此亭当日古，却逢名士一时多’啊。”在场的人都理解巴金的用心，发出了会意的笑声。随后，巴金又坐船到铁公祠，最后从这里上车回去。

说到底，巴金这两次光临大明湖，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是和当时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。带有这种历史内涵的游览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其本身的意义甚至比单独留下一段文字更有意义。